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 关东演义 ▼

之六

火
角
軍
嶺
起

楊
大
群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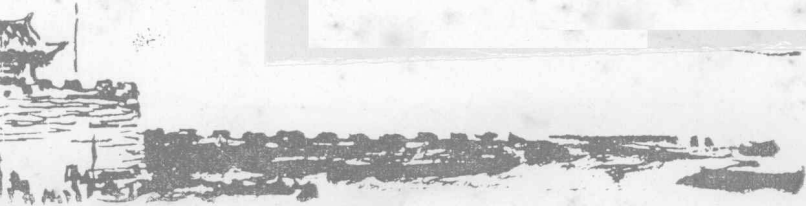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之六

关东演义 之六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义勇军崛起

Yiyongjun Jueqi

杨大群 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朝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358,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16 $\frac{1}{2}$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95

责任编辑：王德昌

插 图：杜凤宝

封面设计：李勤学

责任校对：潘晓春

统一书号：10158·1077 定价：2.7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关东演义》的第六部。与其他各部既有连续性，又可独立成书。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使日寇很快地占领了辽宁。随之，他们采取了收买和武力胁迫的两手，又长驱吉、黑两省。到处奸淫烧杀无恶不做，极大地激起了东北人民的义愤，各种抗日组织，犹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东北军将领马占山，阖家盟誓，奔赴抗日前线，打响了震惊中外的嫩江大桥保卫战；退隐沈阳多年的梅花居士大柳宇，怀着国恨家仇再度出山，高举柳叶大旗，驰骋在辽西一带；原郭松龄旧部霍铁北，树起公鸡大旗，在奉山线上，屡劫日本军车，使日寇闻风丧胆；虎踞辽河岸狮子坡八旬老人施坚，举起狮子顶金盅大旗，誓死保疆卫土；李兆麟、沈建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联合各路抗日力量，攻打奉天城火烧了飞机场。东北大地崛起的各式各样的抗日义勇军，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侵略者的疯狂气焰，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史诗。

这部作品内容丰富，语言通俗，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目 录

- 第一回 吉小头倒骑驴赔罪献计
彭长脖拦马头暗定机关…………… 1
- 第二回 乡里人扯义旗揭竿而起
狗汉奸引豺狼血溅腰村……………19
- 第三回 闯大桥思亲人祭奠血衣
压心火舞宝剑抵押人质……………40
- 第四回 放俘虏设圈套汉奸中计
送墓砖书义旗柳字出山……………62
- 第五回 离故乡洒热泪忠奸并现
柳叶旗公鸡旗威武壮辽西……………82
- 第六回 熄寿蜡灭寿香劝阻乡里
举帅旗教子孙抗日明心……………98
- 第七回 打暗枪放冷箭心明眼亮
送请帖议联庄意志如钢…………… 117

第八回	彭汉臣拍西瓜献策卖国 老施坚议联庄挥剑斩旗·····	138
第九回	探军车遭阻击落荒而逃 钻柳林跳陷阱搭救苦女·····	162
第十回	霍铁北救水妞一马双跨 老施坚举义旗狭路施威·····	179
第十一回	猎老狼放弱鹿心怀国家 携家小安民心誓死抗敌·····	203
第十二回	固城池暗布防明争暗斗 献地盘讨官职卖国求荣·····	220
第十三回	哈尔滨双接轨夜赶省会 委员会昼夜开初探军机·····	237
第十四回	三谒见三碰壁义正辞言 嫩江桥大厮杀决一雌雄·····	254
第十五回	耍花招买炮手逃出土牢 骗老婆哄狗剩暗下毒药·····	273

- 第十六回 盗坐骑闯吊桥投日叛祖
老施坚秉大义怒杀亲生…………… 292
- 第十七回 施光兰返故里归宗拜父
金光焰赘施府单骑赴约…………… 307
- 第十八回 狮子坡贺新婚飞机轰炸
老施坚葬骨肉誓死拒敌…………… 327
- 第十九回 风流帅耍风流冤家路窄
教书匠谈教书省委迁移…………… 343
- 第二十回 沈建华兵工所巧计运枪
李兆麟借庙会化装出城…………… 365
- 第二十一回 八闺女八家子落脚求生
合洞房闹盒子夙愿得偿…………… 385
- 第二十二回 扮货郎过哨卡路遇魔鬼
访义军捉探子碾房蒙冤…………… 402
- 第二十三回 半路上遭劫难险些送命
土屋里议联合单骑出征…………… 419

- 第二十四回 河岸边跳悬崖白龙戏水
半拉船会挚友黑马引路…………… 442
- 第二十五回 三义庙插大旗射筈尝酒
好汉堂聚群雄埋豆生芽…………… 457
- 第二十六回 攻奉天齐小辮丢车逃命
打机场霍铁北火烧飞机…………… 482

第一回

吉小头倒骑驴赔罪献计 彭长脖拦马头暗定机关

日本飞机轰炸了新民县城之后，一个连队的关东军就进驻了，在西泡子沿和东大营扎了营盘。他们在那一带拉上了铁丝网，这下子把周围的老百姓都吓跑了。奉山线这条铁路，日本鬼子每占领一个火车站，就派重兵把守起来，插上日本旗。在大辽河铁桥设立了特别守备队，河东岸长山子头上修了一座灰色碉堡，河西岸土岗上也修个碉堡，上下五层枪眼，把整个大桥封锁住了。在铁桥下修个码头，日夜停着巡逻艇，上边架着两挺机关枪，白天黑夜在铁桥南北象条蛟龙似地来回转游。日本人认为这块地盘在他们的手心里已经巩固了。

一天中午，奉天城西郊日本骑兵联队打开营门，一阵旋风似地冲出几十匹战马，哗啦一声拉开了长队形，沿着铁路往西冲。这一队人马跑得扬起雪粉有一丈多高，本来很平坦的雪地，被马蹄子踏得象鸡刨猫抓狗啃的烂豆腐渣了。这队骑兵中间裹着一个大官，他身上披着黄呢子斗篷，呢子皮帽的沿下露出副墨黑的眼镜。他骑匹紫兔马，在他周围有日本兵保护着。这队日本骑兵马不停蹄，马在雪地上跑得很吃力，鼻子里喷着一股股白气。马队刚跑过去，紧接着又传来了飞机声，由于雪地反光刺眼，仰脸看天上飞机，只有鸽子大

个灰点，看得出这几架飞机也是保护这个大人物的。马队一直跑到大辽河边上。

大辽河封了冻，大雪把封冻的河床填平了半截。只有河湾子迎风口水流子，人们叫它青沟，还没有封冻，那流淌的水清亮得象镜子面，溅出的水点，冻成无数大小不等的冰珠。往年村子里的孩子来看冰珠，用长长的柳树杆子把冰珠扒拉到岸边上，女孩子抓着冰珠在手心上滚，一直到滚化了为止，说是从此拿绣花针的手就不出汗了，就抹不掉花线的颜色了。而今还哪里有女孩子来滚冰珠，从打铁路线上驻扎了鬼子兵，这些畜牲糟塌女孩子，吓得她们往明亮的脸蛋上抹锅底灰。现在青沟边上连只闻水腥味的黑老鸹也不落了。

这队骑兵一气跑到大辽河码头沿边上，被从巨流城赶来的一队骑马带枪的人迎住了。两股人马往一块堆兜头一裹，变成了一股水。迎来的主要人物是彭汉臣，他穿着白狐狸皮大衣，火狐狸皮的坎肩，头上戴着毛尖发亮的貂皮四块瓦的四喜皮帽子，穿着过膝的白鞣毡靴。他勒住马缰绳，探着身子和日本兵护送来的石原莞尔中佐，在马上热烈地握手，互致问候，他们的嘴巴子被辽河套的筒子风灌得直冒白烟。接着他俩肩并肩抖动缰绳往巨流城跑开了。

在巨流城中心的庙里，彭汉臣和石原莞尔勾搭连环地秘密谈判。庙外日本兵和彭汉臣的治安团端着大枪围了四圈，戒备森严。在南门城楼子上还插了日本旗，招引日本飞机在天上巡逻。他们边谈判边喝酒，足足闹腾有两个多钟头。最后石原给彭汉臣一张地图，上边划清了两条线。彭汉臣看了半晌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桥南中腰子村有个地主叫吉小脑袋，过去和他不合套，可这家伙胆子小，屁眼子大，一吓唬就会调过腔来。彭汉臣怕别人夺了他的地位，所以今天没

有让吉小脑袋露面。彭汉臣这时候最担心的人，是辽河下游狮子坡的老施坚，这家伙硬的不嚼软的不吞。他手下人马不少，左右村屯都听他摆布。彭汉臣觉得很难给他戴上笼头，闹不好还会挨踢。石原莞尔说，这两股道是关东军西进的要道，尤其是狮子坡，是必经之地。日本军要下大力气帮助彭汉臣。他们密谋策划以后，石原莞尔在南门外石桥上看了彭汉臣维护治安团演操。石原莞尔从治安团员手里拿过一杆大枪，连着勾打了三枪，一群野鸽从城门楼子吓飞起来，飞向南山火神庙。他夸奖了一番，然后打马领人返回了奉天城。

彭汉臣会见了石原莞尔之后，人家说他尾巴晃得更圆了，还在县里当了参议长，在奉天省挂了个省议员，在巨流城大辽河边上，成了八大联庄会的村长。他自己美得咂嘴儿说：“我在辽河边上—跺脚，整个辽河头尾乱颤悠。”日本订立下的连庄法，把老百姓铜在地上，动动脚窝儿也得报告保甲长。十家为一连坐，一家有事十家担；一人有事全家担。这下子可把老百姓整苦了。

抗日的烽火，在大辽河两岸烧得通红。彭汉臣被吓坏了，他在巨流城成立了维护治安团，他家雇了许多炮手，还由八大村摊钱雇保甲丁。雇来的这些家伙大多是地痞流氓、刺头，他们身披子弹带，手里拿着大枪，在八大村屯吃派饭，老窝扎在巨流城彭大院。

大洋桥头驻扎的日本守备队队长叫岗田，是哈哈佛的面目，蝎子勾的心，他和驻在草头屯的河防营，地面上水皮上串成一气，实际成了统治巨流城八大村屯的太上皇。他们为非作歹的事一天比一天多起来。

日本鬼子发动事变不久，有些逃兵和胡子被鬼子收买了，窜到小村小屯糟塌老百姓。他们一会儿说降日本了，一

会儿又说抗日了。他们的嘴是狗皮袜子里外翻。日本兵开头在铁道线上鸣枪打炮，不久就走下铁道，说是维护治安，其实是又抢又夺，祸害女人。

辽河下梢的中腰子村，村子大穷人多，他们知道这乱八帝年月靠财主是火坑，靠官家是冰窑，只有穷人合心抱团才能保护自己。事变不久一阵风似地成立起红枪会。他们没有洋枪洋炮，自己开铁匠炉，丁当响，拉红了大火，用破烂铁打成扎枪，按上长长的一条柳木棒，在枪头上用麻扎上红缨，人多了站在一起也很吓唬人。附近几个村子联合起来，这扎枪阵也是很厉害的，发现敌情，各村屯站在高岗和土墙头上，吹起牛角号和打掉底的玻璃瓶子，“嘟嘟嘟嘟”敌人听了也发疹。有几次大洋桥头上下来一小队鬼子，硬被扎枪头上的红缨给吓回去了。鬼子手中的洋枪也不大敢和扎枪头顶牛。

这红枪会有青年，老年，有少年和妇女，他们有章法，凡是打鬼子的，不管哪个军头的、那个辮子的，村子里都热气腾腾杀猪宰羊招待。

村子里的地主看见这阵势，有几条洋枪也藏起来了，不敢轻易地惹这众多的扎枪头子。他们看出这些穷人恨日本鬼子，不能和他们和好，甚至把他们叫汉奸。他们一挪动脚窝就说他们去挂汉奸勾，一调屁股就说他们和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洋气。

中腰子村大财主吉小脑袋，是个比骚狐狸还狡猾的家伙，细长挑的个头，有点水蛇腰，说话“唧唧唧唧”有点克巴嘴子，说紧了嘴丫子冒白沫子。人们说这家伙是督军老子踢出门的小老婆生养的。他看着村里这支红枪会有点眼热，他想，要是把这个红枪会整散了，或者全盘端给日本人，那

他在日本鬼子跟前就得了脸，提了气，就能在县城里弄个什么议员当。他虽然不敢和彭汉臣比肩膀头高低，也可以在桌子下头伸腿一般齐。他知道要想走这条路，必须先倒在彭汉臣怀里。他知道村里红枪会的大权落在一个住破庙的周穷神手里，连他的干女儿八闺女也是第一个参加红枪会的女人。她大辫子上扎着红头绳，上身穿红袄，手里的红缨枪耀眼。八闺女的儿子小华胸脯上缝条红布，手里拿根双红缨的小扎枪，满街跑。

一天早晨，吉小脑袋扯着嗓子嚎叫，两手拍得山响，拖着两腿往村子外头跑，在他前头跑着他家大白眼圈白蹄腿的小毛驴，缰绳拖在地上扯得一溜烟。这头毛驴是吉小脑袋的坐骑，往日出门备上小花鞍子，脖子上挂一串响铃当，走到街里美得他抖肩膀，穷人家鸡不敢亮翅，狗不敢伸舌头，这家伙可霸道了。今天他扎紧裤腿，穿着薄底鞋在后边追小毛驴，追了个冒烟起。嘴里象扯断肠子似地喊叫：“站住！我的爷，连你都不听话了吗？你给我站住！”眼看就要追出村子了。

这工夫，八闺女正和几个在碾房轧面的妇女唠闲嗑。这几个妇女也是刚参加红枪会的，几条扎枪都撮在碾房墙边上。八闺女一眼看见街筒子里冒起一溜烟尘，接着听见断肠似的喊叫声。她赶忙探头一看，好家伙，吉小脑袋跑成个球，正在连滚带爬地从地上抓小毛驴缰绳，忙得象抓蛇尾巴似的。她急忙操起扎枪，从小半截墙头上飞跨过去，大声地边跑边喊：“站住！吉小脑袋！站住！我捅了你，狗杂种……”她手里提着扎枪，声音喊得很脆快。最近有的财主暗中私通大洋桥头的日本鬼子，合股来抓抗日分子，在大洋桥头杀死很多抗日分子和无辜的老百姓。只要有人报告，鬼子就出兵袭击，抓

去就杀死。有的老百姓走到铁道上，穿过铁道的时候鞋掉了猫腰提提鞋跟，鬼子看见就用机关枪扫死，说是良心坏了，要破坏铁道。在大洋桥东头长山子根底下，早年挖了个冰窑。那是财主为了赚钱，冬天从大辽河里锯出一块块的天然冰，存在窑里，等到夏天运到奉天城出卖。从打日本鬼子占领了大洋桥，冰窑就成了杀人场。他们把杀死的中国人尸体拖到里边去，有时把抓来的中国老百姓，说成抗日分子，推进窑里用枪刺挑死。在大辽河一带，从打日本军占领了大桥，提起冰窑老百姓都胆颤心寒。从打沈建华回了奉天城，八闺女的心象掉在大辽河旋水涡子里，安定不下来。夜里合上双眼，就看见沈建华，见他手里拿着枪和日本鬼子拼命，每逢听到大洋桥头日本鬼子杀死了抗日分子，她就浑身打哆嗦，老是往沈建华身上想。从打她参加了红枪会，也不知道怎么的，忽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把扎枪杆按得比男人的还长，红缨比别的男人的还红，拿起没底的瓶子，吹起来比别人还响，索性又穿上了红褂子。她觉得自己也跟沈建华一样，干了大事情。她觉得女子也不白活一场，也敢和鬼子对阵。她对偷着给日本鬼子送消息的财主恨极了。现在见吉小脑袋追赶小毛驴，她一眼看出这情景不对头，才飞身追出村子。

被吉小脑袋追赶的小毛驴，听见八闺女喊叫吉小脑袋，就象叫它似地站住了。

吉小脑袋追出村子，心里正乐颠颠地美呢。本来是他有意放跑小毛驴，他是要逃出村子，到巨流城投靠彭汉臣。过去他跟彭汉臣是对头冤家，为了私吞田产勾心斗角，他的官司打输了。从打“九·一八”事变以来，彭汉臣势力头越来越大发，又和日本关东军挂上了铁钩。再加这个乱时局，就觉得还是投到彭大院的怀抱里好。眼下村子里红枪会兴阳，经常

要财主家出粮，给过往打日本鬼子的抗日分子吃。他对穷人抗日活动怀恨在心。他看这个外村来的八闺女，领着一群妇女都扛起了红缨扎枪，眼看着就要挑到他的小脑袋上了。八闺女身上穿的红袄象一团火在烧他的心。他跑着听见身后有女人喊叫，猛地回头一看，见是八闺女，吓得他腿肚子朝前，迈不出步了。正好小毛驴打个顿儿站住了，他往前一扑，伸手抓住了小毛驴缰绳，不由得嘴里叫了声：“我的爹呀，要命了！”也不知他使出一股什么劲儿，摔了几个跟头爬上小毛驴背上，两条腿死死夹住小毛驴，一手抡起缰绳头子狠劲地抽打小毛驴的屁股蛋，小毛驴一溜烟颠了起来。

八闺女看看追不上了，气得她双手举起红缨扎枪，对准吉小脑袋投出手去，嘴里骂道：“扎死你这个王八汉奸！”飞出手的扎枪头上的红缨转得象个红火球，飞了一段落在地上。她胸脯起伏不平地喘着粗气，半晌没有动地方，大牙咬得嘎叭响，恨自己为啥手里没有一支大快枪。眼巴巴地放了这条吃人的狼，日后准会引来日本鬼子坑害老百姓。这时，吉小脑袋已经跟头把式钻进大辽河套的柳树丛里了。

吉小脑袋一溜烟跑进了辽河套，看看后边没人追了，咬牙骂了句：“这个妖女。”这才把勒紧的缰绳抖开。翻翻小眼睛看着柳树梢，小毛驴跑得四蹄淌汗，白嘴丫子也嘎巴出粘沫子来了，蹄步懒洋洋地慢下来。现在他心里犯核计的事，是怎么去见细长脖彭汉臣。这家伙奸得横草不过，往日又撕破过脸皮，这要是说不好，再回中腰村的后路也堵死了。这个妖女八闺女说我是汉奸，再见到她备不住让扎枪头子捅了。这可真是老母猪钻死障子，进没有路，退也要挨棒子。他正想着不知不觉小毛驴站下了。他不由打了个喷嚏，心也一活动：有了，彭汉臣这小子就是不认爹，认钱。妈的，把

大庙产甩出袖子让给这狗东西，等我当上县议员，久后还怕没油水捞，总比让穷棒子勾引那些抗日的家伙给我折腾光了好。他用后脚跟磕打着毛驴肚皮，急冲冲地钻出了柳毛甸子。太阳快落山时，他象丢了魂似地才来到巨流城，抬头一看到了西门，他勒住小毛驴缰绳，心里想，进不得西门，这是阴门不吉利，又顺着城根往南门转绕。

城里中心庙敲钟了，这是向过往行人打招呼：要关闭城门了。吉小脑袋这才紧打小毛驴的屁股蛋子，走进城门洞子。他心里还挺难受，这将要让出手的庙产，就象从身上割下去一块肥肉。他抿紧嘴唇皮往彭大院走。

彭汉臣带着嘎杂子和保甲丁，一窝蜂似地从大洋桥头回来。他一进屋，脱掉大衫，从腰带子上往下摘手枪。对他老婆说：“岗田可能喝醉了酒，老劲埋怨我铁道附近有不少村屯伸不进手去，说那里经常有抗日分子，还说有的村子红枪会勾引抗日分子，不是护村，而是打日本。就说中腰子村吧，连老娘们都操起扎枪头子来了，说要跟日本人干一场。”他边说边摇脑袋，细长脖直打歪。

这位彭大奶奶今天也不知浑身哪个关节活动勤快了，从厨房里要来一小筐莲蓬，她翘着小手指剥莲子。听到这话，把嘴一咧说：“你别说，岗田还挺有心眼子。就说你吧，‘吵吵嚷嚷’当了个芝麻粒儿掰半拉的官，往实了说，也就是坐在屁股底下那大块地方。还猫着腰不敢伸展，被几个掌扎枪的老娘们吓尿了裤子，有多大出息头。”她嘴咧得快碰到耳朵丫子了。

“吃鱼好说刺难摘，眼下往哪里扩展？不用说外地，就是草头屯，我去了也不敢久站。那个遭大瘟的霍铁北，听说他在河上下几个码头都出现过，往关里退的大兵都害怕此人，何

况我呢！”彭汉臣板起面孔，过会儿又说，“我最担心，这节骨眼大柳字再冒出头来。”他脸色有些紧张，声音都压低了，好象眼前就要祸事临头。

这位彭大奶奶听着翻了几下白眼珠，把剥在手心里的几颗莲蓬子贴到鼻子眼上嗅一嗅，说：“日本人鬼心眼儿到底是装的啥打算，安的啥下水？黑龙江、吉林有些东北军成连成团走北道往关里开，离铁道有一杆子远，他们日本人都不能从铁道上下来，截住打一下，光用你们那几条枪顶蛋用。”她生气地鼓起嘴巴，腮帮子里象塞个热鸡子。

“真是老娘们家，头发长见识短，说真格的，扒拉来扒拉去日本人有多少？真打个冒烟起，他们缠得过吗？况且，日本人有远见，把这些大兵放进关里去，在关外动手的人就少了。到关里给老蒋打共产党也是把帮手。”彭汉臣伸个懒腰，想抽口大烟。又说，“我要是倒退二十年也到关里去打个转身，回来就当大官。”

“日本人有啥见识，那些东北大兵，被抗日分子一鼓动，转头还会打来，他们也长着一颗脑袋两条腿哟。”这位彭大奶奶不服软。她随督军也见过阵势。

“回来？我告诉你，蒋介石诡计多端，他还用人打共产党呢，他浑身都是招子，你瞧着吧，会把东北大兵粘在长城里边。”彭汉臣得意地细长脖子乱颤巍说，“张学良的见识有大烟泡大。”

“蒋介石不要东三省这么大块的地盘了？”彭大奶奶摇头咂嘴，如同喝口辣椒水，呛了鼻子麻了嘴。

“你呀，只看针鼻大个眼儿。蒋介石投靠老美要关里那块大地盘，你知道吗？他对共产党一次次围剿，就是怕他们碍手。”彭汉臣拍下大腿又说，“共产党一小块地盘也不给